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洞麓堂集卷二

詳校官庶吉士臣柳邁祖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蕭九成

謄録監生臣賀雲錦

洞麓堂集卷二

明 尹臺 撰

序

贈黄子體行序

昔孔子愍世之學者求於外而勿思反也斷然並趨之莫知其害已也為之慨然興惜焉曰古之學者為已今之學者為人其言既深切而著明矣雖然以概今之學

者不其益遠耶夫其為人也固求之外矣要其志則利禄不足以動之觀今之學者其獘獨外求已乎其所以畔道戾德終其身不知反者獨為人之害已乎利禄之入其心則自始學至壯老期一得仕進之階止耳父兄之所為教子弟之所為學未有能越是者則亦何勿至矣是故其已仕也即褫棄其學若弁髦視聖賢性命道德之訓藐然皆非吾有也則所謂為人而求外者果足以盡今之學者之病耶儒者益傷之乃復為之說曰古

之仕者爲人今之仕者爲已夫仕出于學者也仕而爲人則學不專於求已明矣然猶以爲古焉吾不知今之仕者所謂爲已何物也葢時反覆其意未嘗不爲之大息流涕嗟乎誠欲易今學者之志使挈然從乎古以庶幾爲已之業則非有豪傑之士奮起而作新之身其教以先天下欲人之嚮往於是難已余聞鄉先生君子有一峰羅先生者其學爲已之方積而成其自立之實可謂剛大不屈矣其教人汲汲乎慕外之嚴而深斥以利

禄為志者之非今其言語文字固存可誦而由之者蓋鮮無亦為人之學為己之仕二者之習膠人而入之深則其風之莫振有以也余在京師見有南城黄子體行者朴毅無華近乎有為己之慕乃志汲汲然不欲以世所趨競者尚其身意今士如之者益鮮間問其世則知其先大公松崕太守嘗游羅先生門益其學有從出也未幾擢倅茶陵要余言為贈余自顧無以益體行久不能塞其請兹歸且二年詢茶之人則稱體行者勿絶聲

曰其行不皦皦矜名而上之人信之其為政不曲徇近下而下之人翕然從之噫可謂善推行羅先生之學也夫仕同道學同業二者固相成不悖者也茶今守曾明卿氏吾邦友之間特著茲為體行長僚旦夕所講行其無亦思揚素業必期以羅先生之學交剉揉務相與增益其不能則所進庸可竟乎體行倘有得尚時而告我勿忘所謂相益之道焉可也

小水李氏族譜序

吾永新諸大家惟李氏之族最蕃其派分播徙不一地然咸稱唐西平忠武王晟之裔云小水之族蓋出泰和同陂同陂出袁宜春之白芒宜春之祖袁州刺史游則實西平孫也以官留家其子孫散布諸郡邑簪紱相繼承藉藉矣小水視他族顯仕大夫雖弗及然遡往稽今代不乏聞人詩書禮義之澤若翔流而未已焉豈非西平豐功茂德覆庇乎當時者足以食其報於無窮耶天於李氏非私獨厚之也乃李氏之譜諸族既咸備於是

小水之彥廷蘭懼世遠而系獨逸也謀諸衆因往譜修之求余言以序余聞李之先自虞咎繇以官肇氏其後有食李以免於難者因易姓李則余欲告李氏之族也請以李喻可乎民之始有族固若李之藝乎圃然夫其圃同藝之時又同然使壅溉之或異則杲日所熯無幾而燋者半矣其勿燋者飄風所振又無幾而折者半矣乃或勿燋勿折而榛莽之交蔌蔌如榴蘞之蒙薈薈如求其勃然興翹然遂者即十百中不一二耳已而勃然

興者葉沃乎澤焉杲日熯之勿焦也翹然遂者枝離乎繁焉飄風振之勿折也斯豈天之獨偏殊哉其本盛而不可奪物莫能殘之也是故春之氣達華則韡韡然布矣夏之精凝實則累累然垂矣投地而種之易圃而藝之無勿然者然使藝之誠良而斧斤相尋無以辟其代蝗螬相嘬無以遏其蝕吾未見枝葉之能沃繁而華實之果布垂也故家大族承積厚於前顯人壅溉之既至則所謂本盛不可奪者非一旦夕之成矣是以廢遷勿

損其常理亂勿易其故則枝繁葉沃離乎飄風杲日之患者也世久而支派益盛裔分而聲問彌大則華布實垂禪春夏而勿損遺者也夫李氏之有今日是已非西平豐功茂德所積流昌從而致之雖然余因是不能不一思為李氏告也夫三代聖王拯民匡世其功德宏遠矣子孫稱神明之胄者不能修敬承善繼之道至顛覆無以嗣守其先服豈功德不足為之蒙蔭耶何其後之難久恃也夫敗度隳禮代家之斧斤也偭義從欲蝕身

之蝗螬也有一於是未有不隕坫以自覆者王者失之不可以有四海矧故家大族之後人乎於戲為李氏之裔者尚慎懼而知戒哉廷蘭余先太史外弟惇厚競絕足以樹李氏之表臬矣其欲使余序是以告其族之人也固不厭余言之厲也

贈都御史任公撫治鄖陽序

太史公稱中國山川東北流其維首在隴蜀尾沒於勃碣余以其言推天下形要信哉其善睹乎而凡欲立國

制勢戍久安長固之道蓋不可無察於此何者形要得失國勢重輕持焉守而修之斯存乎人爾頃戍化初秦蜀之間數告亂姦阻攻剽往往突出於深林峻壁荒原長谷之中而皆依鄖地以長阻險征師苦之於是計事之臣因寇平始議升鄖爲府設撫治都御史督臨焉凡三省六郡亘延二千餘里間軍民咸隸其統攝傳符走檄惟所制置徵發無敢慢自是數十年來盜不數擾動即動勦處之甚易夫非形要既得之明效耶余嘗因是

按考凡鄖斯設非徒佗然後雄鎮一方迹所筦轄實天下大形要云是故其山川自汧隴以入河華表裏秦晉翼輔神京蟺蜒至碣石而窮非太史公所言首尾中國者耶西擘岷嶓江漢所從出邐迤中州是與桐柏諸山河淮合注又即其支委矣然則北扼藍嶢大散經營商洛以扞南陽固秦楚之門坫而汴宋之藩屏也西引褒斜駱穀懸棧疊閣全蜀咽吭實於是乎寄息南府荆襄當千里上游古今所計取而力爭者又近在其襟袵下

東摭信陽截英六之徼隘江淮犄角中原所隱蔽由此而執樞運轂因緩急爲指使天下大勢殆十舉其六七已而豈惟三省六郡所宜隸其統攝者哉雖然觀地制形相勢立政要之不可廢一也所謂守而修之存乎其人者今百司序職海内乂安全盛之勢方如豪宗巨室垣墉備而扃鐍固自堂徂序無敢有玩易伺褻其側者要之必户庭内外老幼姁樂食寢無失其常然後家可振而患變足禦焉間者川陜大饑漢中南陽流逋徧郊

野江表諸郡征搉師旅之賦日繁集所至閭井蕭然矣立國之勢若此當事者獨得無慮耶夫勢一也而所重畀施由昔之勢重在守形要以遏亂由今之勢重在修人和以保治善計國者審勢所重輕以施之政而已任公智足以識務仁足以附衆才足以達變信足以結下其聲稱著京兆已藉甚天子俾出踐斯任三省六郡之民庶幾既迄有賴乎而豈惟是哉執樞運轂因緩急爲指使天下將仰之以無患非公蓄積之素者耶臺幸從

數君子後辱公之誨有年其誼非旦夕燕娛之相好已也故茲贈公必擇公所欲聞者而詳説之

送李君之訓婺源序

昔先太史之業士校也李先生民牧曁其從弟先生民望並受學焉先生謂李諸父曰二子其皆達乎兄也行篤弟也才茂往出而應世必有所著見矣已而民望不數歲果隮第為名御史顯當時而民牧竟偃蹇諸生中屢試有司不一售久之始占貢出然識不識猶咸以先

君之言爲固中非溢許云於是民牧貢京師連試宗伯大宰拔上列而廷試則學士先生及諸翰林手其卷交讀之曰夫非佳進士耶士詘於所由之塗葢若此乃冬十月銓司以訓徽之婺源焉於是先生欲余一言以别往余方冠游學官愔愔未有許者民牧一見所課文輒憤然嘆勿及同舍先生或笑之民牧憤曰此人不即先諸君第吾晳吾目已踰年余舉鄉最後獲從使命覲省歸民牧揖余傳廨中相勞苦曰我言直何如夫民牧之

知余顧不猶先子之知民牧耶乃先子之言中民望迄不中民牧而余謬竊幸於民牧之言之中也則吾三人者其可豫信於卜稽之具同而中不中獨異非命孰為之故嘗譬命之推行於物也猶風馳蕩於江河也人值焉以為得失利鈍固舟檝之假風為逆順者矣彼占名位於才行徒中其人不必中其命其可謂晝一乎哉百尺之舩受膠於枉渚如雲之帆不進於奔濤視夫揚舲戛舷一瞬而千里所遭之逆順遠矣舟檝之利涉與否

能自擅其力耶即吾三人者之後先殊揆可覩矣盍民望當先朝言事被杖謫及上台用遂振風紀於臺中斂其不施以彰孝德之光比於高艫大艑簸掉出風濤全其貨載維安流而中止焉斯器之善物不可尚者也余以弱航輕葦遡洄十洲三島之間十幾年所謂蓬壺近而風引去之者知何當於實用也乃民牧雖晚就然擬之浮海之桴明堂栰棟千圍巨材世所不能致者非此莫登之則所職固不卑易矣即吾二人成至安睹其卒

有過之者民牧往哉夫婺源子朱氏之邑陬也士興起
遺教以才行稱天下要不鮮矣民牧又以篤信倡導之
庸詎知不有名世者奮乎其類以出哉若是則民牧所
成造殆不但余前所云意先君之言之固中也將或效
於斯乎獨愧余久負民牧之知不能自立於遠且大者
民牧則何以益之其尚因教學有相長者毋忌余告勗
則余雖不敏必有所復之矣

贈鎮山先生提學福建序

自余弱冠獲與鎮山先生游也今二十餘年矣中間並試諸生先後成進士其試諸生也異邑而成進士也異任然心之同好不以異者或左其去而離來而合遠殆五六年近不下三四年最睽逖者辛丑别京師戊申始得交臂於吳下然每一覯集未嘗不忻歎鎮山之德益茂而才益進也夫其偉然自樹立稱時名人所成非一日之能幾矣乃余私論鎮山履行凡三變考其所底就可述焉往鎮山方丱角即翕然有聲校序中既余辱友

從則見其精華斂布英果奮溢若三軍之盛朝氣海怒八月之潮而衆流為之逆簸也其張觸於論說後掉於文辭抵亢擣虛所擊無前排山奔野沟決孰止寡覿厪聞之士一受指南鮮不驚怵自廢瞠然忽失其故存矣其後囬翔仕進之轍出長健邑入佐劇曹剉礪之以蓄其材揉括之以更其智引曲通微迎畫即中昭往析來靡慮勿周而又博總於百家之記正信於六藝之文紬繹既富述作斯邑故海内高流傾踵願交以修言者慕

其辭以建事者欽其識亦信一時之聳動矣乃余覿承於吳下也睹厥底孰知鎮山屛意於前所稱者久焉是故其斂才也晦其遵徳也謙其養辨韜識默而成之有獨至者也故取之於已恤恤然若無所持也羣之於人由由然若罔勿可與皆也虛融於人已物倫之間顓顓若有所從事而不得顧其外也古有之為道日損為學日益學至於為道則能損其所益凡世所矜羨者舉不足入其中取矣即雖踐脩已及且迄不知所至足豈非

鎮山之欲究竟者耶而余曷足以窺之茲出而提學閩中長育多士轉移成化之道求之豈復有遺事哉昔程伯子得顔氏默識之學門人楊中立氏獨受微指載道而南遂開豫章延平之緒至文公恢廓之盛矣今閩固數君子論學講業之鄉也頃鎮山皇皇求友於四方亦欲紹明數君子之業以詔世茲行為此邦多士之師舉是以風之何啻冠宋人以章甫命魯國之儒使逢掖揚觶於賓射也其有不悅從者乎鎮山即往哉今閩士

轉移成化惰然悅慕數君子之學捐所益以反求諸内駸駸不詭於聖人則吾於鎮山是行卜之爾其尚溯思往誼教學有相長勿忘吾同好之勗

贈司訓劉士賢序

語有之覿士必於其鄉余自童丱託游里姻婭中得兄事劉氏之賢者二人焉其一前寧武令舜卿其一今高郵學訓士賢也舜卿彊項質果守官事上絜絜信已無他腸持朴直自好迄褫其職不悔士賢温恭㣧厚慮事

詳朗曲中臨利便皭然不茍近其居家罔異在邦邑也

二人皆不涉洿俗之末流可謂篤行君子者耶余初為

諸生時士賢已翕然著聲校序中又其經專春秋士業

之者獨鮮人咸言高第可立占無難雖士賢亦心易之

乃今遅迴數十年踰艾齡始僅獲一貢以出受今官葢

孔子所謂命者非歟乃士賢能終安之于于詡詡不知

其有拂也斯非篤行之有本乎哉余聞之學官者職痺

而任崇祿薄而責厚今天下不治由士道之外也士之

然由教之不立也學宮思抗之表以稱其所崇作之模以副其所厚其必于已取之矣夫剽括為奇演濫為博文不當其實然也偃倨自高謟訕自降儀不衷其度然也儇狡亂智譎變亂謀才不律其行然也是三者沉涸於士之身而日安乎其師友之接不俟察索可知也然有一於是皆足以傷民化而蠹國經乃今士固往往蹈是莫恥焉高郵揚大州也其民黠於通貿機利而蔑義士因之以敝其嗜尚三然之糜浹于心孰制之士賢往

慎哉以篤行之本抗之表而作之模則所謂任崇責厚者庶幾其有振乎余往與舜卿議興社教以淑我里中蒙士其要在導之有本必可使人心固易兹高郵豈異我里中人性耶欲教行則唯推此道進之爾他日訓高郵有成請告舜卿即以施吾里社中則一鄉蒙士不晧然有開哉是余諄諄所勤望於二君者也

送河南提學副使徐君孔霖序

古之爲學者其學果今之學乎上之人所以作而成之

者其教果令之教乎士不以三代之道自待其身也久矣世之豪傑君子惻然思慜而易之然終莫能使之易焉教學之失其本欲士相先於三代之道猶卻其行而道之前也是故徇外而內愈遺趨名而實益脫古道之不可易令也非其果然耶夫古之學也以義令之學也以利古之教也以成德令之教也以成藝執塗之人皆能指說之矣至語其本之所在天下莫或辨焉故吾嘗歎令之時誠使士皆易其所學而在上者皆易其所教

猶然無進于三代之道也何者其本之未能明耳聞之先正學莫先於尚志教莫大於明術以是察其本而善求之則義利德藝之不相侔何啻較然若黑白也夫尚志明術始學之士能言之而學者教者反之身以求其實則誦焉勿知所擇而詔焉勿知所率者童及白紛皆是矣本之胥亡豈非其漸積乎今天下提學官益職專教士者士業庠序閭所學各異非提學無與作振而一之然則為提學官亦難乎稱已以古道易今習使士知

相勉於三代之業術不先本之辨焉欲開正所從適之路得乎乃今河南提學副使徐君孔霖吾十數年前校試南宮幸讀其文而識其賢於衆人中今孔霖所自立既挈然信天下凡士無賢愚莫不以為豪傑君子也則所云尚志明術者孔霖蓋學之而能擇教之人而足以有率矣往踐斯任其不能以古之道易今乎哉夫河南天地之中三代所更都王教流行歷千數百年未泯也士生其邦氣靈性正相與興起三代之教學甚易孔霖

取尚志之學自擇以成其教明術之教率修而益勵其學則記言教學相長察于務本而可以爲人師者不在孔霖耶同志君子重孔霖之行謂余不可無言也余知諸君子之期孔霖欲其必以古道易今不惑于流俗以自溺也故聊舉辨本之說相質焉盍雖知孔霖所已至而吾猶無厭其瀆告者也

贈太守滄溪黄公序

有可行乎古而施之今焉則盬政之所以欲因時也有

可治乎內而推之外焉則窒法之所以欲揆勢也政不因時故令咈而民疑法不揆勢故罔密而姦愈不勝二者之弊於治也豈其政與法之過哉天下有不可以政一者求之已而能正則不必其令之加而導之自無不從矣有不可以法制者協之人而能順則不必其禁之及而止之自無敢犯矣故曰政原未立之先法詳已示之後苟非其人不足與議於政法之本已乃今觀之吾郡太守滄溪公之為治也其效殆章章可考信焉公始

方蒞郡時簿書之積盈乎几未見其日程而旬督也人曰公盍不欲鰓鰓於政邪然而墜怠者無勿起矣挫扞之姦塞乎堵未見其首束而尾縶也人曰公盍不欲斤斤於法邪然而匿伏者無勿譎矣是故不期歲之間盜息姦屏賦平而訟以抑民不知公之治郡公亦自忌其郡之所以治也惟公寬仁而有制敏辨而無苛處身之潔澹然若鮮與於物而不為皦暴以自著守官之慎皇然若恐失其所循據而不為鉤察以自炫故舉之和而

無所迫也損益從時由由以出之於是政娖而人易遵振之速而無滯也伸縮順時持持以安之於是法簡而人易信夫其養之深故取之渾極而莫窮其立之也固故建之堅久而不拔此豈偶試而襲得之也哉其所以為之本者具也吾郡界江嶺之交俗龎人嚚自昔稱悍忓難馴前是長吏當推代執政者必慎擇諸司之良不敢以忽視也故後先名守之多非他郡可儷然自余耳目所睹聞數十年來未有能及公之賢者也所謂其本

素具非邪是歲之春公守郡既周三年故事當報最京師乃郡士民懼公之即去其境也合詞請於二臺及諸藩臬太史於是公果疏留不得行人皆忻忻自慶若煩疴獲蘇醒而灑焦燠以清風也吾邑之長馮侯符辱公成誨之久謂余謬嘗知公者謁言以道其私感余惟馮侯治邑恣勤真能不負公之教矣邑人幸禔福悉公之為賜也公玆留郡雖知不可以歲月淹久然舉熟御之車趯然馳行於夙諳之塗使之蹊足軌不失王良造父

之步轍若馮侯之在我邑也凡諸邑布列之吏能皆由此道以不忒則其政之足以宜民而法之足以信衆上下相成不啻和鸞鳴而六馬齊以並致古循良之績奚難焉吾郡各邑之咸理不庶幾往牒所稱載矣哉故因馮侯之請舉余所嘗知信者誦公而次第其言若此雖然余敢自謂能識也哉

贈太守松溪都君序

鎮江丹徒令王仲行余禮闈所校士也以書來訊而盛

須其郡太守都松溪君之賢曰同倫仕不知方懼治邑
無以逭官常之譴也蚤作夜思求政之勿眊憒於理者
乃久茲茫乎其莫獲焉退而執牘考業問所經要於太
守公之庭則忽若發矇振聵炳炳然視聽不逆於心矣
夫揆故知今稽往識來太守公之訓詔諸邑實宏多同
倫愧未能究施之行事雖然敢不思勉所未至以蘄無
負太守公之德聞又曰太守公仁我屬而親之也有子
姓之愛焉導我邑政而顧成之也有傅師之教焉引其

初欲冀其終灌其根欲食其實所以勸相而默牖之者益吏僕不能悉數矣夫古有祈祝之辭多出於懷感報者之心若同倫非其類也夫惟是秋八月某日實太守公懸桑之辰幸先生惠畀一言俾同倫持獻之儐迓贊几之間得因少寓其申引儻於義或不詭邪余乎其書曰不亦善乎夫古之義不概行於今也固久乃仲行獨能及之可以觀都君之政矣盎守治一郡之政以儀率諸邑之吏是故郡轄諸邑猶之家聯乎衆室也守視郡

以家則自堂徂序不可使有一之不辨矣郡總諸邑之政猶之身攝乎衆體也守視郡政以身則自首至趾不可使有一之不順矣夫合郡縣為一家故大小無勿舉之務通守令為一身故伸縮無勿袪之易所謂上下交而其志同者推是道也以往將治天下無難况一郡邑之事哉然余觀今之為利者苟足於已庸恤乎所治之吏是故郡視邑則簡棄之若椽毀垣焉撤藝其址未睹成之者之勞也守視之吏則搖揵之若束溼薪焉擔竭

其力未睹任之者之艱也夫是以政人相宣之情睽而理化相成之效微欲天下庶幾於治得乎都君守肱之郡恵化流行江甸之表比歲倭擾克斥毗䕺剽擂君所屬邑無不被其毒螫然井里虛而仍聚室廬燼而更完君且和其令晏晏以出之媞其政由由以行之民若忌菑孽之日荐罹也非諸邑之吏能受君之意指講問施行不失次第故其效易致而其民易瘳也邪斯豈獨諸邑利之丹徒隷郡軌轍中朝夕得於效法之近宜仲

行懷感報之心獨至即丹徒而諸邑之效足稽也故曰可以觀郡君之政矣葢吾聞古盛時上下之交不以截然相嚴之禮易其歡然交悅之誼故志意通而無壅情愛結而不解此詩人祈祝之辭所由以訓者也乃今則孰舉之夫古之義無行而仲行獨能及焉余是以樂序其事以傳諸世

宋國簿黄四如先生文集序

宋國簿黄四如先生仲元閩之莆田人今江西僉事文

炳之九世祖也僉事以尊人木齋公命重校刻其文於浙中余得而讀之叙曰唐人有言文非深於斯道有暴至焉者不能也夫自秦而下作者世胡可勝紀求其慕道有至殆邈焉寡覯已葢凡能言之士方挾所長奮肆捘述於一時固將蘄後世之知我也而無幾姓名湮滅若翔霞驚電過者不復念之豈非文不涉道於教鮮所裨流則人勿美愛而傳之者寡耶閩之文唐以先無著者自歐陽行周以其辭崛興建中貞元間而當代名流

若昌黎隴西輩咸游揚而張後之厥後敘其集者益稱其文大振耀閩越之鄉不知有他人也則行周信閩文之開始者歟乃余誦其撰著固於道概乎未有聞也行周之後閩之文寖彬彬盛域中余不訖論在宋紹靖之際龜山楊中立氏肇以程氏之學倡建南閩人聞其風而嚮慕之庶幾一變至道其後艾軒林光朝氏起莆而龜山之學東矣艾山之學一再傳復有網山林亦之氏樂軒陳藻氏其師友相劘切要非汲汲乎言語文字之

徇者然世稱艾軒之文上追檀弓穀梁下不失與昌黎並驅而網山一言一句欲明周公之志樂軒篤信守道不以窮阨動其志其文亦曠然無怨恨不平之思葢三君子之志於道也其趨同故其文異於世之徒以辭藝騁者與今觀四如先生説學明道其去就終始之節不少渝易於世亂物改之後可謂毅然自立無愧三君子之儔矣故其文本事揆物類艾軒之深奇稽古訓令類網山之博達流離益信其守艱貞勿奪其志類樂軒之

浩乎自得說者以先生上接三君子之傳信知言乎先生之學得其父獨不公之家授而微言邃旨則多出於瓜山潘柄氏復齋陳宓氏由是上泝考亭盡括其指歸故其於道殆若水寒火熱饑渴而食飲之者也其文之美傳豈宜求於其辭乎夫以辭而已矣則閩自行周以後作者宜徵啻數君子而況若先生其不懈而及之者豈少耶余聞先生當亂世凡欲究之業困勿竟遂者固多夢筆一記反覆史家義例慨然有感於獲麟以後之

作者大哉志乎可以嗣河汾而興起矣或疑先生自志若竊竊不忌細能隱善者夫孟氏著書不遺辭金出乎之淺事觀先生之道不推其細且隱者後世何式焉則自志宜不可無作也余叙先生之文特詳及乎是懼鮮識者求先生於辭爾於戲由余言以考先生之世庶幾其不謬尚論也夫

封御史馬蕙坡先生七十序

先王養老之政行而民莫不知興於孝敬夫老者之得

其養也由上所禮厚之者常至耳是故自家而及於鄉以進齒乎天子之學其尊視之無勿同則教之所漸積也久矣葢娱其耳目心志之適順其游行出入之好凡老者之養於家微獨𤰞俎尊豆之陳冠幘杖屨之撰不𢫏乎其子弟已也屨行無敢並其式止息無敢肩其位凡老者之養於鄉微獨獻酢升降之儀徒御歌咢之節不𣼫乎其𠤎黨已也饗之於上下之庠食之於東西之序非無庖宰之羞矣然必親袒而割明所重不在牲牢

也非無百有司之供矣然必親執醬而饋執爵而酳明所崇不在器物也則凡老者之養於天子之學其致飾乎深燕縞玄之衣後文乎憲行乞言授几行縻之數先王以為斯特有司之常節其慎且備如此焉夫是以老者咸忻遂其天年而孝敬之化由之以日興其治之盛可推也後世養老之政不修老者無仰藉於上也則不得不擇行以養其身少者無所觀視以通其孝敬也則致養不得不竭其力之能具由是鄉士大夫之養其老

者有非衆庶可慕望者矣余於今封君馬蕙坡先生考其所自擇養於身與其令子通政君之能致養於先生則匪惟時所鮮覯即三代善養老之世比論其全固當不數數見焉吾是以思張之俾為天下訓勸也葢吾聞先生少孤弛學甞恨先世儒業不𥙷振於是飭躬砥行期以所聞六藝指要勉禔之踐修葢其持已也剛故人知憚畏自艾其遇物也仁故拯施窮阨必極其心之所欲至其訓通政君於少日朝夕惟德義之勗迄大成名

以躋顯仕視古稱一鄉一國之老所操施可概推矣生長錢塘盛麗之邦日與詩書韋縫名俊相嬉游徜徉湖山烟月之際亦自足娛適而順其好矣年踰指使寵拜章服之光華通政君左右承養於是羣海內素封之君探奇詠勝雍容京社遺熙朝之雅事視昔高年但嚴事其家與鄉者名實之相較何如也夫古國庶之老養之天子之學雖極上尊禮然饗獻之加多或强其筋力之難任而饋酳之將未必皆衰遲耄倦之所悅矧歷視五

學歲無嘗舉則老者固不皆恒與其典乃先生所修樂事慨然取之已而不競於時克極其效有足風天下人父之能成子名者而通政君之善以其官榮致養視傳記所稱能承親之志其優劣可辨抑何歎古今人之不相及哉吾於是深慕敬先生之賢以所擇用足輔近世養老缺政益於理化為有助不但可考見通政君之孝誼爾也今年六月二十有六日實先生懸桑之旦通政君數過以壽言請余嘅先王之政其廢壞不修於今者

衆矣然最莫如學校養老之失政乃今學士文儒往往鮮言渉之宜孝敬之風菰衰故因先生稍及焉異時有舉行先王墜政求國庶之老於卿士大夫之父兄必先生其推首乎詩曰其德不爽壽考不忌夫舉先生所擇養於身者既足爲祉壽基本其永錫難老豈俟衆人祈祝之而後獲哉故余並略之而特以此復通政君云

贈憲副西谷李君序

大丈夫當樹羽揚旌横行荒沙廣漠之外爲國家建萬

里奇勳此在躬居側陋之士懐慷慨功名之志者莫不思幸一出以其所能自表見刓彭纓垂紱膺四方經營之寄其有不欲勉相奮競乎然余觀今凡稱慷慨功名士所挾持固亦可相推耳平居不當事任抗負嵬放激訐之氣施於謀議非不足動竦衆人之聽聞也將謂韓彭英衞之儔復作事功必無大相遠者搤狂敵之頸褫旃裘而笞其背殆指顧可即成矣乃或一受事權之託臨小利害僅若毛髮比即遂囬計改思惴然欲徇其身

圖苟所受迄不獲免未有不怨怒愁嗟指向時委託之人為擠穽甚或出訕譏以宣洩其忿恨不平之情若是之類葢多矣夫事固有難成者非吾人孰當之平居無他患變襲故常以塞官守乘馬從徒談笑簿案計書之間此碌碌無所短長之人能效之而何待乎慷慨功名之士彼慷慨功名者臨利害必不肯自徇其身圖故是能毅然當難事而無怨則大丈夫行事不大可推見矣乎吾友河南憲副李西谷君葢其人真有合乎是者也

君與吾游十數年自頃以文字相知信及今乃益詳其事實平居恂恂不為嵬放激訐之論故其慷慨功名之志人莫能一一測識之然自歷數藩臬大僚所與同事任者咸推其志氣才猷足為國家建非常之勳不愧大丈夫行事比歲敵數窺邊郡震吏民遹三輔諸臣因檄重吏督勁兵為衛三河簡練之兵李君今提之二年矣馳驅山谷矢石之間勞苦百倍於衆人未嘗一見其忿怨不平之色盡已所當為不以功名成毀易志職所宜

受不以任託難易擇而事往時敵內犯益數穿白羊諸塞口以入故令言要阨之守必先焉李君再歲歷諸險乃令秋截過白羊之功尤偉甚葢吾聞謀邊陲者不患無三軍之勇重關之壯患無任事之人以當居守耳今西北萬里之塞敵所蹂躪無虛地誠皆得李君其人制之敵豈能飛跡絶徼縱其長技以相陵突也此不足爲今之慷慨功名者勵哉李君既竣事將還歸其同年太僕少卿何君光禄丞劉君輩謂余不可無一言爲贈余

知李君獨深久故特表著其實焉誠觀君能毅然當難事於今日則信果時建國家奇勳不詭大丈夫之業者必在此而不在他也

壽太宰三渠先生王公六十序

古今論大臣材品其章章在傳記者果皆以名行功業之焯著哉夫名行功業非誠足稟簡也其本實所從出要自有先重者存耳夫秦穆公顯霸西土春秋不後其賢乃殺師再辱始知悔創蹇叔之諫趯然思黃髮之良

以爲截截諞言適足危人之邦國故任用攺轍迄睹終猷之罔愆此其智鑒不大有加人數等乎哉故仲尼叙四代之書録其誓載之訖簡而曽氏特援以證大學終篇之義若深有味其指不以霸辭賤黜之也則世之第大臣材品者舉所先重殆可考鏡其得失已臺自壯齒入翰林從諸先達後揆摭言議稽行事凡出流俗所聳尚要非名行功業莫競校故以掇摧當時之務振耀歷紀之聞迄無裨於邦國之質用夫截截諞言易以感人

之聽從霸者猶厭斥之乃世或辭藝謀辨之矻矻期以希幸名行功業之就將不濶遠於仲尼曾氏之訓矣乎故臺歷選今卿輔大臣獨以我太宰三渠先生王公爲難能其所蓄存遠于流俗之推擬矣是故望其儀觀曠乎其若夷覘其襟度冲乎若無竟極也賢者由然欲親之非有所結而不自解不肖者闇然思揜其情無所嚴而莫敢與狎詞藝溢於廣受迫而出之其富不藏也謀辨晦於默成挫而守之其銳不可括也故臺每覿公未

嘗不懽然自失蹷然慕伏而不能已嗟乎秦誓所思斷斷無技休休有容之賢臣非公孰可當者公豈今世大臣材品足概論哉初公解宮諭西歸臺適請告屏居多年友人羅公贊達夫數言公之為人是時某未知所以事公也頃謬從公出入宮府禁林前後十數歲侍公引誨既久則識公之智愈深睹公行事既詳則信公之賢益至益秦誓推柄用得人之效謂實能使邦家黎民被受久利於不窮公真其人矣哉丙辰之春公以宮保大

宗伯學士秩偕二三首臣直西内會屬微疾請告上念
公勞苦乃改畀南太宰以逸之而仍領二秩若故其冬
某亦謝翰篆出佐公於銓省公忌年進某為知己朝夕
相與上下其評隲視昔所云不啻若自口出者殆過焉
引而浚之思決其行之達瀧而壅之欲望其實之成其
何以報公之德厚耶既濫獲考績別公去明年正月十
日公週六十之辰某遜阻相違不能持一觴獻頌公壽
乃四曹長二楊子守魯等謂臺宜預有言以導宣衆志

某聞古之純臣雖其身寄天下之重然不以介毫自與故名行殊而志則一功業所成不必咸相似而其休休之度斷斷之誠固更千百世無以尚之是以家國天下仰其年以翼輔歷祚之永長庸但為一人私壽已哉故書稱天壽平格保乂有殷而南山之詩歌君子萬壽無期必誦其為邦國之基非虚取義於祈祝也公立朝四十年宰履不懈既媲美泰誓之稱一个臣其惠效家國天下之廣將無若詩書所詠述俾左右一代之盛矣乎

夫平格成陟配之功壽考作邦家之基其事固不獨吾二三僚屬之願效祈祝於論述已耳天欲我國家億萬年靈祚遠引不匱則公之壽其必邁般周耇老之佐為卜矣邦之榮懐亦尚一人之慶在公宜莫可辭其任者請以是致天下之公祝焉

壽大司成東廓先生七十序

古之君子其盛德必有名著而不可揜者是故風之所動逌然及乎久遠不獨當時知誦慕之後世咸取其行

事為極則焉孟子稱伯夷之清栁下恵之和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彼非其徳之明著何以能著久逺感從之若是是故賢人君子之成徳尚論其微即古之高智絶識之士不足以推究之乃其章章乎行事不可揜者則小夫孺子固咸能睹傳而稽信葢其實志積存不以順逆變化而夷險易故徳之馴造日以盛大光明久之信天下而儀後世由有此具耳兹夷恵所以為百世師能使鄙薄寡懦之夫曠暇皆有所漸靡

豈誠抑強之致然也哉吾郡大司成東廓先生少以高才振一世既冠南宫踐詞垣節行文章海内豪傑士莫不傾伏以為不可及頃之聞陽明先生説學惝然若有獨獲於心往從之游遂以其道推行昭施於天下門人學子徧四方凡宗先生者無異多士之在陽明先生時也臺曩侍先生最深久夷想其氣度言論取以朝夕自勗劇則恒歎先生之大為難成夫古之人與其不可傳者往矣六經之訓二氏之指揆諸本原幾微之相去其

失不能以毫釐而究其底成何啻千里葢本異而末未有能同者紛歧多說求不畔於聖人之道也鮮矣偏者不足以語中狹者不足以示之廣微先生之大求以易其偏而平其狹務折衷乎異同之歸使聖人之學無牴牾人知其勿能已惟先生成德之行不專一善成名故小夫孺子即睹聞咸知信慕而高志絕識之士欲出私是以少加先生之大卒莫不懞然自失久之果見其無以踰也故稽索古始不足以效其博抉擿幽險不足以

鈎其奇控揣無際不足以舉其高窮掘淵泉不足以極其深夫然後知先生之大積之乎無以累而出之乎不能自止其成立之行信非習勉之能至擬度之可窺求矣先生以今年正月某日週七十南都縉紳大夫士舊游先生之門者勤然欲抒其願壽先生之志以臺在先生鄉黨後進中爲特愛宜有言臺觀凡物之所受既大未有不自立于久長非待取之外而足也故日月之光周八極則能久照而不息江河之流浸九野則能久行

而不匱賢人君子本成德以致其大無异日月之盛其光江河之沛其流即久長尚不託假於年數豈吾人之可以言祈祝哉惟先生之人殆出天之所獨成臺愚不能知徒取小夫孺子所咸睹述者强名焉則誠遠於高智絶識者之究推然舉先生成德概諸夷惠之間因信古之人所以能師百世者宜有在彼淺薄寛懦之夫猶能興起乎曠遠矧吾人求先生行事自艾淑舉而施之其有朝夕耶謹持是往壽先生

吳江沈氏族譜序

吳江沈貢士偉余柄試南畿所校士也爲人好古篤修自其兄弟相師友有軼然拔出乎流俗者吳人士故多稱之頃卒業太學嘗以兄位所纂族譜來問序會余病久未之應也今秋位從諸生試京兆謁余復請之余讀其譜嘉其志之不詭於世閑葢吳世家鮮及焉乃進語之曰若於譜既得其數矣抑嘗聞譜之義已乎夫譜也者普也普吾一心以協家族舉而訓之載牒欲其義可

推行於天下斯譜之由作也故本吾所自始則遡一人以逮千萬人而系於是焉稽矣推吾所自同則合千萬人並出於一人而世於是焉列矣著而遺之無窮則以始之同聚後之異使久遠無失倫而義例於是焉述矣凡皆自吾一心以協而普之由家族而施之天下不可遠間近忽者也昔者先王之世宗子之法序於家而天下無不比之族氏族之籍藏於國而天下無不知所自出之姓乃上所謂示極敷訓又無一非倫化之周浹夫

是以小大相親上下相固孝弟之教易施而仁讓之風足興行葢先王普天下爲公之心舉之身而措之政事如是民信從若流水推之無勿順而導之無勿效其固有由然耳後世宗子法壞故下無所統一不可以比其衆於家氏族之籍不考修故上無所據持不可以収其渙散之勢於國乃上所以爲之政令者一切取法術東持之先王普天下爲公之心幾何其不澌滅也哉是以世之君子憂之思即姓爲之譜以救其所敝是故譜以

遡系而宗子之法可因詒於家矣譜以列世而氏族之籍可以辨于國矣譜以倫化昭義例而孝弟仁讓之風可寖興行於天下矣故曰譜者普也普吾一心以協乎家族則訓之載牒久且推行不廢先王普天下為公之心庶幾其猶一二僅見乎位之為斯譜也以遡系則直而不誣以考世則質而不僿以論述明義例則仡仡乎有矜世憫俗之思又恒慨然於先王宗子法之墜推本其說欲見之政理不疑於迂濶難行其殆可與究斯義

也夫

贈大司空礪峰康公序

三代之世上之養士周矣然其任之也恒不為過求士之自成其材全矣然其受上之職委也恒顓焉不移於他慕抑其時庸獨士所立爾耶免罝之夫可為公侯干城卒不廢中林之椓杙執籥秉翟之人非乏公卿大夫之器能乃終其身甘猥賤卑伏之業不辭夫先王之教入人深而及之遠故士欲自效其材以稱上所養之實

不隨俗遷化而上任使之不過亦計士所自立未可隕獲於方行其相成皆非後世之能及也我國家養士學校既咸師用三代之制其取而程之政也度材試事無重沾沾之名積資叙庸必貴閥閱之實上不過求乎士士亦無所施其外騖之志即一二簡擢之異特出於倫類千百中者則固以待天下非常之材其抑三代所宜有乎夫我高皇帝並建豪英顧獨優崇翰林之選拔之草澤偘然躋班乎禁近即素親信之臣受顯知而被渥

眷者恩禮殆莫或過之列聖遵承其事故每數歲一掄
簡進士之良收置館閣授以中祕墳典欲俾勵學以膺
其材寵數之加若此士苟被其遇不以非常之績報上
惡可與比乎臣列哉又況因上所任不過求一切託爲
苟簡自傲厭避其不欲就者以爲翰林本侍從文墨是
職他吏事程督若非其宜究取焉此不幾擇便逐高詭
華仕而蔑實任大負上甄舉之隆矣乎吾友閩莆田礪
峰康公與余同第進士偕讀書翰林館中已乃並領史

職先後陟學士柄院事曁今同官此都交與垂三十年相視既親久其後公以少宗伯晉秩大司空分長南六曹中而或言其省務交雜𤠿瑣故甚若非翰林所嘗據者乃公但退然謙勿堪未嘗一少慊於心也嗟乎儒者之道古人嘗恥一事之勿效矣矧立國大政若水土工虞之飭修關梁屯衛之譏設皆掌治於司空士欲稽儒者之效非此孰奮策哉康公學于六藝百家其要微無不總統出之為文經緯宏密有深遠不窮之思充其材

抑何施而不恢恢也夫大司空之官在唐虞葢兼大禹伯益之任故漢世以尊顯三公耆舊之臣茲誠儒者極榮非康公其誰能優之抑士養于翰林之久出受上任使之盛平生志氣宜在今日徵信吾知公所暴聞於天下者必是其效之矣余碌碌愧從公後學不益加而志無所成故竊羨公斯柄任足振儒者功施將迄爲吾黨光茂不敢附和流俗人之論私以鞅鞅於公也詩不云乎左之左之無不宜之右之右之無不有之公葢真足

以辨是者樂只君子天子命之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余得不以之特厚望于公哉

贈侍御毅所黄君屯政考績序

儒者言三代之政所必不可行於後世者其惟井田乎余竊嘆其過矣井田之制歴六七聖人遞相敬修無敢壊其效章章載之千數百年間孰謂後世之必不可行也獨其法破滅久遠非創業之君舉一世更變之不足與議其成耳何由知之以近代屯田之事知之夫屯田

肇自中季以來其始因征伐四夷人徒衆而餽餉勿繼
故散兵列屯取地於敵使之耕食相伺此蓋即邊郵所
弛遺之利蘄以得志於中國非奪吾民之有為饒益者
也後遭天下苦亂内地田疇斥棄不耕者衆於是英雄
往往據以成創造之資斯漸乖其始事焉要之括田籍
卒誨畮而均授之陰施寓兵於農之術蓋亦髣髴井田
之遺然試之者累績用其效不概可睹推哉夫三代聖
人公天下以周萬民為之畫井分界使匹夫咸有世業

相養上無一毫私利其中者揆之屯田經營于爭戰紛擾之際其事詎可同日語乃方興事者功民莫敢一訾議其非便卒之推行久而施利多相沿其法莫可變何也開創之君舉一世更變之苟志之定事孰勿成既事之成民孰勿守假令其時有以屯田之法與井田民豈不趨從若流水哉乃言其必不可行悖已雖然政固因人立者也屯田之法雖不可比匹三代公天下之制然後世每得人治之其事效班班流載籍夫使兵自食其

力以省吾民供輸之困煩則雖無與於民實固利民之大者在昔我高皇帝艱難百戰深思立國久長之謀不可一日廢兵而養兵足食其勢不能不及於民故屯田近易之法修之大業甫定之日抑知民苦干戈朝夕無暇顧恒業矣田不授兵危民豈有息肩時耶蓋理天下斥棄之田俾養必不容已之兵故屯田一興計遂以寛民賦于不匱推之三代制井田厚民之心要未可差異觀也則舉斯心以行一切之政豈非小大任事之臣所

宜斤斤自競思祇承德猷于不懈者乎今邉屯之政其
故牒多泯沒無考豪右擅侵揞孰相訶禁軍國之需益
廩廩於是邉吏恒告急歲索金内帑為常校增請至數
倍前時項計臣屢上言天子赫然思振舉使者望於道
迄莫有出善畫相裨助者所謂得人立政之難非耶南
京畿輔之屯最名撿摧無漏籍其斂散殆庶幾開國始
制而議者言利屯莫大乎恤軍夫軍勿加恤即田孰與
耕治矧其本固在足兵耶侍御毅所黄君按修其政三

年屬仍歲東南大水負江之屯多墊淢賦無與蠲省又往時屯軍治業必先農種而後蒐閱故訓練懼妨害其耕耨之時近事或稍易矣則吏士寖以溺職君悉心咨謀務去害而存其利屢疏豁坍決之賦賑蝗旱之災劾其浮蠹專乃督成要厥從事益未始不先軍士疾苦而後及屯賦之盈積者也玆將上其最天曹同官諸君子咸來謁余言爲君贈夫古稱任事在知權有能推昔先王用心以行令政則政未必真古今異也若屯田之視

井田雖不同條共貫然苟以三代厚民之心行之其究何大相遠余感是不能無悼於邉屯之政矣誠得黄君其人往殫心講修焉去害存利以大悦邉人之志抑何患其不振舉若畿輔也哉黄君寛和有志剛果而不自用其按屯美政未易以更僕數儻由此加之重任令試他難事即三代所未舉良法自可取其意類充之故余因屯田特及井田之説葢即世所言難興者例之於其易抑見古今之無異道耳黄君其不以余言為迂僻乎

則願更推施於所未效矣

壽大司寇盧公七十序

古今論大臣材品豈非以質行為先本哉觀詩書所稱三代名德之輔其才猷績業非不烺烺耀當世矣乃其人類多畏慎自將敦讓而不伐抑又何志念深遠也降及春秋列國之賢卿大夫往往能遜猶先正詢求往哲思斤斤不詭其行事盎猶三代篤厚之遺足使邦國儀法焉故秦穆悔殽之敗感其斷斷無技休休有容之風

以為子孫黎民安利之託尚終久賴之孔子有味其言取以列書之終篇而記大學者推用人鏡要勤然繹述之不置則古今所訓大臣之道其先重可概識矣漢去古未遠廷擇公卿必尊選名徳深厚之人即未若詩書所稱然視後世受柄任者矜奮其才猷績業以與衆士爭一技之長不尚相左盩耶余以是校睹於今大臣中未嘗不敬慕南大司寇後屏盧公之為人而私歎其難能也公起家進士由行人擢給事中歷通政都御史入

拜大廷尉佐司空之政遂總陪臺風紀績三十餘年至今官宦績揚布中外奕然既光顯矣乃固不探奇炫異終始一德踆踆若無能人至其受難重之任治繁劇之務施之愜愜乎有餘然不以才猷先物也舉之鑿鑿乎效成事然不以績業著能聲也其論列臧否指刺賢不肖正直忠厚未嘗一徇情于偏訐故天下誦公葢魁然深厚長者其負含若高山大川人莫能測視其底止即忽焉投以危大可使鎮定不驚擾其效默引之久長必

能致澆薄之回易公真不愧古大臣之風其庶幾秦誓所謂斷斷無技休休有容者耶今年四月二十有三日公周七十之辰同寮少司寇吉陽何公言公將上疏請致其事志在歸老而索余言為之壽余謂公質行大類石丞相之孝友醇謹其博大容物出入軍旅刑獄之任無勿優稱則又似文潞公之蓄德深厚處事潛密者焉二公在漢宋時亦嘗以年至求去而當時因慰勉任用之不衰今天子興脩化理簡畀老成如公宜台還政省

俾默襄大治於有成左右大臣其肯聽公去不為之贊

尼使公無行耶雖然中世士大夫能全君臣之義於進

退從容之際者其人固不多數矣公金聲玉振巋然一

時卿座中之望而壽考福履迄與榮名相周旋無玷缺

蓋天所以表邦家治業之盛其效非獨在公之一身而

已昔詩書所稱大臣固有告老而同官留之望以平格

保乂之事者也抑有年過九十為周卿士猶作抑戒自

警且惓惓詔于庭曰毋以耄老而棄我者然則余欲壽

公以其大者孰若此道之進即公欲自處古大臣之列又豈汲汲告老求佚之足慕無亦思以此道亹亹焉益競勗于不匱也哉余故特以是代祝他世俗之詞可畧云

洞麓堂集卷二